

青青天河水

□范之歌

 去往青天河的路盘旋曲折，犹如在太行山的褶皱里穿行，透过车窗，时而看见峭壁如削，时而遇到深谷幽邃。这里的山石多是青灰色的，间或夹杂些铁锈色的纹理，像是被岁月用钝刀刻下的疤痕。正当你的眼睛被这些粗粝的景色磨得生疼时，忽然几个急转弯，青天河就毫无预兆地撞进视野里来了。

 眼前的青天河不是一条河，而是一片宽阔的湖面，湖水是蓝色的，但不是那种寻常的蓝。它蓝得既不像海，也不像天，倒像是把两种蓝放在石臼里捣碎了，又用山泉调和成的一样。阳光热烈地照在水面上，瞬间便碎成无数金箔，随波起伏，闪闪烁烁，让人顿感兴奋，也让人不敢直视。

 站在青天河景区的湖水旁，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奇妙的错觉，这里的水是从天上流出来的。

 直面这悠远的湖面，我忽然疑心起来，难道这水是从天上偷来的不成，否则为何有色无香并且如此清澈透亮？当地人颇显神秘地告诉我：青天河流淌的就是天河之水，我初以为这不过是乡野传说，凝视片刻后，竟然觉得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。

 青天河的水面蜿蜒在峡谷之间，宛如一条被神仙遗落的玉带。北方的山，本该是棱角分明的，此刻却被这一泓碧水辉映，竟显出几分柔和来。山的姿态倒映在水中，随着波纹轻轻晃动，仿佛整座山都

活了起来，有了心跳和呼吸。这一定就是“北方的雄浑伟岸”与“南方的柔美婉约”的奇妙结合了。

 一叶小舟慢慢划向湖心。船是木制的，漆成暗红色，形如枫叶，浮在这碧蓝的水上，确如一片秋叶飘零。船桨入水，几乎无声，只在水面留下一圈圈涟漪，很快又归于平静。水极清，能看见数米之下的石头，偶尔有一两尾小鱼游过，影子先于身体投射在湖里。

 坐上游船进入湖中，沿岸的景致次第展开。三姑泉从半山腰翻涌而出，犹如仙女洒下的一片珍珠，阳光穿透珍珠，渲染得五色斑斓；观音峡两岸的山崖相拥而立，中间只留一线天光，船行其中，恍若穿越时空隧道。佛耳峡的形状确实像极了佛祖的耳朵，不知佛祖是否也羡慕了这里的人间美景，侧耳倾听着湖水荡漾出的动人水声；九曲涧弯折多变，船行其间，每每以为到了尽头，却又柳暗花明，别有洞天；鯨鱼湾的岩石在湖水的浸泡下显得黑黢黢的，一半浸在水中，真像一头巨鲸浮出水面，仿佛随时可能喷出水柱来。

 湖中的这些景致各有姿态，却又和谐统一，它们都是青天河这曲长歌中的一个音符。我想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大约也如文人作画，讲究个“意在笔先”。这数十里的山水画廊，必是某一位喜爱绘画的仙人预先在其胸中酝酿已久，然后来到青天河，一挥而就画成的。

 大泉湖是青天河的主体，也是青天河风景区的精华所在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天河之眼”。湖面较为开阔，四周山峦环抱，形成天然屏障，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山间。沿岸的山峰极似天然长城，实为一段陡峭的山脊，岩石嶙峋，如城墙堆垛，想必是远古地壳运动的杰作。卧鹰岩状如一只敛翅休憩的苍鹰，尤其是那钩状的喙，栩栩如生。骆驼峰则是一连串起伏的山峦，远远望去，确似一队骆驼在沙漠中跋涉。至于百鸟巢，并非真有百鸟筑巢，而是一处岩壁上布满孔洞，风吹过时，会发出各种鸣叫声，宛如百鸟齐鸣。

 坐在船上，听着身旁乐曲般的水声，仰望这些奇岩怪石，不禁感叹自然之力的伟大。这些景观，都是亿万年来风吹雨打、水流侵蚀的结果。时间在这里仿佛被压缩了，让我们能一眼看尽千万年的变迁。那些岩石上的纹路，是岁月的日记；水中的漩涡，是光阴的指纹。

 青天河的水，不仅滋养了山间的草木，也滋养了这里的人。沿河偶见几户人家，石墙黑瓦，掩映在绿树之中。一位村中老者告诉我，这里的水最有灵性，很懂得感恩。你若爱它，它便回报你以肥美的鱼虾；你若污它，它便会干涸抗议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老子所说的“上善若水”吧。

 阳光开始变得温和起来，水面泛起一层薄雾，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，宛如水墨

画卷。此刻的青天河，褪去了上午的明艳，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，更显得神秘莫测。水汽氤氲中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，或是鱼儿跃出水面的轻响，反而衬托出整体的宁静。这种静不是死寂，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静，让你仿佛能听见山水呼吸的声音。

 望着美得让人窒息的风景，我忽然明白，青天河之美，不仅在于它的山光水色，更在于它的多变与包容。它可以是明媚的，也可以是朦胧的；可以是喧闹的，也可以是寂静的。它容纳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婉约，调和阳刚与阴柔，最终成就了自己独特的气质。这气质，既非纯粹的北方，也非纯粹的南方，而是二者交融后产生的全新生态。

 青天河的水，确实是大自然对太行山的慷慨馈赠。它不仅让这北方的山有了几分灵秀，更让方圆百里的土地多了一些鲜活和温柔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也是灵气所在。没有水，山只是沉默的石头，有了水，山便有了灵魂，有了故事，有了与人类对话的可能。

 我忽然想起“真水无香”的说法。青天河的水，确实没有香气，但它有色、有光、有灵性，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。这种魅力，不是靠张扬取胜，而是在不经意间潜入人心，留下永恒的印记。此时此刻，我忍不住再次感叹：青天河，真的是名不虚传。

古诗词里的小暑

□岳慧杰

 小暑，是二十四节气里一个温柔又热烈的节气。它像一位灵动的少女，携着夏风的轻盈与阳光的炽热，悄然踏入古诗词的世界。她轻抚荷叶，让它们在池塘中翩翩起舞；逗弄蝉鸣，让它们在枝头放声高歌；与稻田嬉戏，让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

 “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”元稹的这句诗，以质朴之笔精准勾勒出小暑的到来。温热的风悄然而至，小暑便在不知不觉中降临。诗句虽无华丽辞藻，却让人真切感知到气温的攀升与空气中弥漫的暑意。小暑的风，褪去了春风的凉意，也不同于冬风的凛冽，裹挟着独属于夏日的温热气息，拂过脸颊时，令人忍不住深深吸一口气，沉醉于这分独特的夏日韵味。

 “竹喧先觉雨，山暗已闻雷。”小暑时节的天气总透着几分变幻莫测。方才还是晴空万里，须臾间，乌云便压境，远处山峦隐入阴霾，隐隐传来雷声。竹林间，风声与雨声交织，沙沙作响，似在奏响雨幕的序曲。这般天气变化，在诗人笔下化作灵动的自然乐章，是夏日独有的韵律。人们在骤变的天色中，或许会有片刻慌乱，但更多的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赞叹——一场酣畅的雨，总能驱散暑热，送来清凉。

 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”小暑时分，荷花初绽，荷风轻拂，清香袅袅；竹林深处，露珠坠落，清音冷冷。孟浩然以细腻笔触，定格了小暑时节的自然之美。荷香与竹露的清响相互交融，绘就一幅静谧清幽的夏日画卷。在炎炎烈日下，这般清凉宁静恰似世外桃源，不仅是对自然景致的赞美，更是抚慰心灵的良药。于喧嚣尘世中，觅得这份静谧，实为难得的享受。

 古诗词里的小暑，是裹挟热浪的风，是阴晴不定的天，是蝉鸣蛙鼓的喧闹，是荷香竹露的清幽，更是从容自适的生活态度。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小暑独有的韵味。

在河之洲

□陈小庆

 这几天夜里总是睡不着。黑暗的大地一片沉寂、闷热。我走出屋子，来到窗前，借着几点星光，望见窗外那条奔涌不息的大河！

 “公子，怎么又睡不着了？”赤奴悄悄走了过来，披一件貂皮在我身上。我抖了两下肩膀，貂皮掉在地上，怒道：“披披披，成天就知道往我身上披东西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令，天热成这样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

 赤奴一时心慌，说：“公子莫生气，我也是一时手误，看公子不开心，替公子难过，公子是不是还在为那个女子忧心？”我用手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，叹了口气，在这个尚未诞生诗的年代，我拿什么比拟我的心情呢？

 “赤奴，你去点一个火盆来。”我说。“公子，你莫不是又嫌冷了？”赤奴不动。 “不，我想……写点什么……”我迟疑着，不确定自己想干什么，但夜这么黑，又这么热，天下这么安静，这么寂寞，又睡不着觉，不干点什么总觉得难挨。

 火盆点着后，的确亮了许多，可也热得难受，还熏得脸黑泪流。我找来一块木板，借着火光，拿石刀在上面刻字：“嘎嘎呜呜，在河之中……”只写了这么几个字便几乎中暑。赤奴一看，忙上来掐鼻梁，我大意：“掐，就知道掐，那么高的鼻梁都让你掐塌了还掐！以后你让我如何做帅哥。”他手足无措，忽发现鼻子底下那地方趁手，便掐了两下，我才感觉神清气爽，恢复了平静。让赤奴将火盆撤走，渐渐在他的蒲扇下睡着了……

 天亮，我被雨声惊醒，往窗前去走，看见河水涨了，那女的没有出现。苍苍茫茫的窗外，是洪荒之前的模样。

 雨过天晴，河边有两只狗在汪汪叫着。一阵美妙的歌声从窗外传来，正在喝高级汤的我一下子呆住了，那是没有词儿的歌，一直就那么婉转地哼着，高一声低一声，直一声拐一声，我奔向窗前——那女子出现了。

 我下木楼梯，奔向河边，看清楚了一——她在采水边的苕菜。

 她那么苗条、那么活泼，比我爹介绍的那几个将军的女儿好看得多了。

 我忙唤赤奴，拿铜盆和铜棒过来，伴着女子的歌声，我有节奏地敲了起来。她听见我这边敲击声，抬起头来，笑了，她一笑，是自从人间有火以来最迷人的笑，亘古未见的美。

 这天，直到铜盆敲破，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去。而她，早已采满一篮子苕菜回去了。

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，我又有了要写点什么的冲动，但赤奴刚端来火盆，我便又中暑了——炎炎七月，断断近不得这火盆的，可是，长夜难熬，再不多点东西，怎么过啊！

 赤奴摸黑找来了些牛油，又摸黑折来了几根干透了的豆秆儿，他将豆秆儿浸了牛油，打着火石点燃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明亮

而干净的火光。我望着赤奴笑了，又拿了一块木板，用石刀刻下：“汪汪狗吠，在野之远……”一边刻着一边想——总觉得狗不能表达我最近那种温柔的莫名其妙的心情。我停下来，望着这既明亮又不热的火光，想着那采苕的女子。

 天亮，久不来往的邻居柏子过来问我：“昨天晚上，你窗户里是什么东西，那么亮？”

 “你看到了？”我大惊。他用一种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谁都知道”的神态望着我，等待我的回答。

 我想了想，既然他那么期待，我不能照实说，我先吟了一句“与太阳同起同睡的人有福了，可是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……”然后又故作神秘地告诉他：“我夜遇神人，将天上一颗星放在我屋子里，所以很亮。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！”

 他大惊，既兴奋又害怕，哆嗦着说：“天、天上的星星？”

 我点点头，笑得十分淡定。他想想看那星星，我说：“白天是看不到的。”他失望地走了。

 这时，我听见河中小洲上有：“关关……关关……”的鸣叫，跑出去看，原来是一对儿雉鸡，正恩恩爱爱地在芦苇枝上嬉戏。远远地，一个苗条的身影出现了，她又来了，还哼着歌儿。

 我喊赤奴快拿铜盆和铜棒，赤奴只递上了一根铜棒，我问铜盆呢？他说，只剩一个了，还要洗脸用。我说：“这个姑娘我追不到，以后还有什么脸可以拿去洗？”

 我敲烂了最后一个铜盆，那对岸的姑娘终于对我笑了。这一次，她笑了很久，有几只雉鸡落在她肩膀上也没有发觉。不过说是笑，我每次都不可能看清楚，那么远，真的只是一种感觉。

 这时爹在唤我回去，我只好匆匆告别了她。

 原来爹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子，是鹰将的女儿。我说：“爹，我有心上人了。”

 爹不由分说：“今日准备一下，明日在新落成的居所成亲，再去河边打断你的腿。”

 晚上，我痛苦地坐在新居的床边，赤奴又将浸了牛油的豆秆儿点着了。我对着这明亮的火光，拿去石刀，在一块新木板上刻下四言诗一首：

 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

 从此，长夜里，我思念那个采苕的女子时，就点着豆秆儿，火光中，她的笑容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 而我的妻子——鹰将的女儿，在我点豆秆儿的时候，总是心事重重地望着夜幕沉沉的窗外……

 我们，谁都没有认出对方。



像树一样活着

□李秋燕

 三毛说，如果有来生，她要做一个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。而在韩江的《素食者》里，真像树一样活着的女人。她双手支撑身体，倒立在地上，感觉身体长出了树叶，手掌仿佛生出了根，不停地在土地里延伸、生长。她大大劈开双腿，胯下仿佛要开花，地下涌出的水逆流而上灌充着她的身体。

 两位女作家都用“渴望像树一样活着”表达自己对生命状态的向往，追寻朴素自然，让生命回归纯粹。不同的是，跋涉万水千山之后的三毛呈现出的是安静的、安稳的、像童话一样轻松的美感，让人精神向往；韩江所呈现的则是在抗争中撕裂般的疼痛，令人唏嘘、思考。一个是向往生命美好憧憬，一个是为解脱世俗用肢体去奋争。树为世界增添了动人的色彩，也给予了人类无穷的想象和力量。

 日常中，自己也向往像树一样活着，不屈服于生活的风雨，能从容坦荡地应对人间的冷暖、得失。常常走进自然，亲近树木山川，看天际的云和树影，让风过滤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 童年时在故乡，我渴望成为我家地头那棵高大的杨树。农活累时，母亲会坐在地头靠着那棵杨树歇息一小会儿，这期间，母亲会就地取材，或给我搓捻一把清香四溢的青麦粒吃，或用狗尾草编一只草兔子。我仰头围着杨树一圈一圈转着，怎么也数不清它到底长了几只“眼睛”。母亲把我的乳名刻在杨树上，说这样杨树就能帮我看见外面的世界。于是，我期盼杨树长得再快些、再高些，让那只最低处的“眼睛”尽快高出成片的玉米，高出村子里的房屋。我托蚂蚁爬上杨树，帮我问候那零散分布在树干上的每一只“眼睛”，我让落叶帮我捎来了“眼睛”看到的消息。我的乳名，在树干上一天一天地变大、变深。

 大学报到的那年秋天，我又开始迷恋上了银杏树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银杏树，虽然在《植物》书上见过图片，但真实的银杏树对我的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大的。手脖粗细的两排银杏树，矮矮的，树上黄黄的扇形叶子在日光中透着亮光，远望像两排撑开的油纸伞，给校园的轮廓勾勒出一笔唯美的写意，我感到那是一场特殊的、强烈的相遇。捡拾起零落的叶子，拿在手里百般珍爱，那极具艺术气息的叶子，不知比村里那些皮实的桐树叶、杨树叶精致了多少倍。我拈在手里，夹在最喜欢读的书里，独自欢喜。那年秋天，在银杏树下排遣了我许多孤独的时光，迷茫时，我会背靠一棵坐下，仰望银杏叶之上的天空，看展翅掠过头顶的鸟儿，或低头看一只蚂蚁爬过自己的脚板。我告诉自己要做成银杏树的叶子，做个安静、通透、秀丽的女子。

 婚后，我意外发现婆婆在家里也栽种一棵银杏树，尽管是一棵脆弱单薄的小树，却给予了我莫大惊喜。我庆幸自己如此幸运，在人间烟火中还能与诗般美丽的银杏相拥。

 时隔多年，在经历一些人人生起伏、岁月磨难中，自己像银杏“一柄二叶”的叶型一样，在对和错、失望与希望、对立与和谐之间，学会了自我调和，在自我的鏖战中征服自己。至今，我依然庆幸自己仍是那个当初认为自己幸运的幸运之人，仍对生活保持着如初见银杏树般的热情与诚恳。每到银杏又黄的季节，一些人与事如风景一样存在心头，他们温暖着我、照亮着我。当我无意间想起时，我的眼眸中会自然流淌出如银杏叶般的清澈亮光……

 我们向往像树一样活着，却又不如树木，永远无法像树木一样把生命退回到根部，再发芽开花。那些映照在时光中的身影逐渐颓废，倒流的只有思绪，而在不舍昼夜的精神蜂房中，我们永远炽热真诚地活着……

 我追随日月的脚步，追随世间的花落花开，感念树木带给我的思考，让我倾听到生命的声音，让我能像树一样保持生命该有的状态与模样。



夏天是一场童年

□廉彩红

 夏天，肆意蓬勃，无拘无束，热烈澎湃。

 童年时，那奔跑的孩童，汗水浸湿了头发和衣衫，飞奔着脚步带起的灰尘，张扬在脸上的无忌笑容，都是夏天的特质。

 童年的夏天，从每天睁眼看到的那缕阳光开始。阳光已然高挂，光线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地上，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影，我们便像被注入了无限活力的小精灵，从床上蹦跳起来。我们穿着轻薄的棉布短袖和短裤，趿拉着拖鞋，迫不及待地冲向屋外。

 蝉总是比人醒得早，它们在夏天和鸟儿比赛着叫醒阳光和大地。院子里被大人清扫过了，刚洒过水的地面潮湿的，泛着土腥气，扫帚扫过的痕迹还在。老槐树下，只有奶奶坐在那儿，戴着老花镜，择菜或缝衣服。父母和爷爷、叔叔已经下地干活了。

 我们跑了出去，跑到河边，追蜻蜓逮虾捉鱼，简陋的小网兜是大人们掂礼物剩下的，要么是捡的，那时的童年玩具和钱没有关系。那些蜻蜓像是绿色的小飞机，在半空中轻盈地飞舞着。我们眼睛紧紧盯着蜻蜓的身影，小心翼翼地靠近，然后猛地一扑。有时候能成功网住一只蜻蜓，便会兴奋地欢呼起来，把它放在透明的玻璃瓶里，好奇地看着它在里面扑腾着翅膀。但这种兴奋往往不会持续太久，看着蜻蜓被困的样子，心中又会涌起一丝怜悯，于是便打开瓶盖，看着它振翅高飞。蜻蜓捉累了，鱼虾也是玩具。我们跳入河里，小鱼小虾吓得狼狽逃窜，水草也是一漾一漾的，

拂过脚面痒痒的。“嘘——”有人暗示着我们要静下来。于是，河里十几个孩子安安静静地矗立着，等惊魂初定的鱼虾放松警惕。我们猛地扑上去，总有人逮住虾或捉住鱼的，那时候，我们的欢呼声声可震天。有人趁机在河里游泳，他们像鱼一样，搅动得水草忽上忽下，舞动得越发厉害了。

 河边的柳树不能逃脱我们的“魔手”。我们折了柳枝儿，编成头环戴在头上，一个个装扮成绿林好汉。其实，我们并不知道绿林好汉是什么，单纯感觉这四个字很威风。我们顶着头环往家跑去，刚跑进大门，奶奶站起来，从井水里拿出西瓜，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绿色的瓜皮裂开一道口子，鲜红的瓤露了出来。男孩子性子急，冲过去抢着掰开，拿起半个就啃了起来，弄得一脸红汁儿。女孩子文静，等奶奶切成一牙一牙的，再从容地拿起慢慢咬。

 男孩子笑，说夏天就得大口吃瓜，大口喝凉水，大胆游水。确实是，有人舀起一大瓢井水，咕咕咚咚地喝下去，大呼痛快。

 夏天的黄昏足够炫目，西边的太阳恋恋不舍地下去，把热烈的情怀铺泄在半边天上，染得红艳艳的，如同奶奶捣碎的指甲花，激溅出一片浓情。此时热度稍微降点，吹来的风带来远方的凉意。奶奶给我们女孩子包指甲，每个人手指都裹着绿茵茵的豆角叶，叶子里面是嫣红的指甲花。玩了一天的我们，安然理得地享受着奶奶的宠爱，坐在凉椅或躺在凉席上，

看天上的晚霞，心思飘到了远方。大人从田里劳作归来，肩上扛着农具，脸上带着疲惫却又满足的笑容。

 晚饭后，我们一边听着大人讲古老的故事，一边仰望星空。那漫天的繁星像是镶嵌在天幕上的宝石，璀璨而神秘。我们会寻找着北斗七星、牛郎星和织女星，想象着它们背后的传说。夏天的夜晚，小昆虫也活跃。草从里的蛐蛐欢快地鸣叫着，像是在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我们拿着手电筒，去草从里捉蛐蛐。把捉到的蛐蛐放在小盒子里，看着它们互相争斗，觉得有趣极了。

 如今，童年的夏天已经远去，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珍藏在心中。

 童年的四季，夏天占了大半，里头是像玻璃弹珠碰撞在一起时清脆的笑声。在我心里，夏天，宛如一场盛大而绚烂的童年狂欢，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真如罗伯特·瓦尔泽在《夏天》这首诗里写：在夏天，我们吃绿豆，樱桃和甜瓜/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/日子发生声响。

 夏天就像一场童年，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欢笑、纯真的好奇和对世界的热爱。童年的夏天，单纯而热烈；夏天的童年，色彩斑斓，活力充沛。只愿每一个童年的夏天都如此深远，不会褪色，在成长的底色上永远鲜活、永远明亮；只愿每一个夏天的童年，能寄托住每一个成长的故事，给予它蓬勃的力量。当站在成年的夏天回忆，愿它一直是美好的、缤纷的，值得说“我的夏天是一场童年”。